

由南京到長沙

關文蔚

女扮男裝戲劇人生之十

在抗戰的烽火中，我決定離開敵機轟炸下的南京，收拾行裝別了張家義父母，率領僑角兒、文武場從人等乘火車投奔蕪湖，見車站上之難民已是擁擠不堪，車頂上也爬滿了人，我等坐前一班火車先到達蕪湖，後班車即有江南蕭長華之稱的老伶工王文祥，可惜一代名丑被可惡的日本飛機炸死在車站上，且無法收其屍，日本人侵我疆土，殺我同胞，且破壞了我的五年計畫，我自民國廿三年起至廿六年這兩年多時間已然完成了一半，如不是日本犯我疆土，我之計劃定可順利完成。如今國難當頭，顧不得私人的利益，僅想到如何對得起國家，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盡量做到國民應有的義務，方始安心。

真不幸我們到達蕪湖時天降大雨，在十幾輛洋車上裝滿了東西，其中有一車僅裝東西未坐人，原本車輛排好而行，因雨大視線不明而被車夫拉跑一車東西，如在平時以蔡家的聲望可以找得回來，如今兵荒馬亂之時就毫無辦法可想。蔡家義母撥給了我兩所房子，一處給僑角兒及眷屬們住，另一所小房子我同女徒弟及女傭住。

雖然國難當頭，平時仍然不斷研究戲劇，除

了與場面研究戲而外，早晨給徒弟小寶也排出功課，因我的住所近於義母的臥室旁，且有一大花園與湖水相連，其旁有一湖心亭，花木甚多，湖中荷花已漸凋謝，我每當日落前即至此垂釣，以著薯為餌，釣魚為樂，幸運時也可釣得四五尾鱖魚，其樂無比，但我在此閒居人員衆多開支浩大，終非長久之計，表面上悠閒安樂，實際內心焦急萬分，不能節流必須開源，方可維持。

名伶逃難蕪湖受困

蕪湖當地有許多由各處逃來的演藝人員，由乾且黃桂秋領導組成聯合共合班。名為班底實際全是南方各地的名角兒，陣容非常強大，乃是由三個劇團組合而成的，可謂是名角兒如雲，在蕪湖大戲院演出，雖然陣容強大，但敵機時常轟炸，人心不安，所有的娛樂場所均不上座兒，生意不佳，有些「說相聲」的以及唱「大鼓」者，因無錢租用固定場地，爲了要吃飯大家各想辦法，有的人趁着沒有警報時，各找一席之地在巷道內擺一張桌子，爲臨時場地，即刻說唱起來，觀衆們圍立而觀，或者自帶小板凳坐聽，每唱到一段落

，拿一小盤子向聽衆們面前討錢，時運好敵機不來，警報不響多唱幾段多收入點錢，有時候剛唱不久警報就響啦，大家一哄而散，唱者連一文錢也未得到，只好收攤兒，等候警報解除再作打算，那些願以維生的只有忍饑等待敵機如未炸這一地區即行再唱。

而黃桂秋領導的大戲班沒有戲院子是不行的，也不能簡陋，只有最好的辦法，在戲院門前懸掛「遇有警報概不退票」之木牌，這個劇團所謂聯合共合班，是大家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，但每件事均有一個標準，必須訂出每一個角兒平時的包銀，也就是應得的報酬，但民以食爲天，每日所有賣出之票款，必須先提出供養三百八十餘人之伙食費而外，如有餘款以上台工作者，照成數分攤。

衆人雖然齊心努力，但生意仍無法維持，其中有一天情形最慘，所賣進之票款，其總數不詳，僅知道名銅錘花臉，董俊峯老伶工一家人有武生及老生等共計只分得一十四個銅版（不到五分錢），而黃桂秋僅僅分到九個銅版，也有人因無錢可分，而分得一根油條佐餐。

如在平時黃桂秋的包銀（月薪）可拿到三千五百元至四千元之譜，名花臉董俊峯的包銀其本身也有二千四百元，此不過以他二人例舉而已，這天散戲之後眾人見此情況，實無法維持下去，即召開會議研討，他們眾人的意見，要請郝文蔚（作者）出來幫忙，當時有位架子花臉李克昌發言：「我傍過郝，深知她的性情，但她在這種情況下恐怕她不肯出來唱，必須由一年高德劭者同去請她出來，或者會肯。」

堅邀演出共撐局面

在這個團體中，眾人公認的一位是唱花臉的孟雙卿老伶工是位德高望重者，眾人稱這位老先生為孟三爺，眾人推他出面來請我出馬。於是孟老伶工協同黃、董、李四位來到我的住所邀請。我見這四位同來，作者不待其開口即知彼等來意，心中感到困難萬分，因我與桂秋以前雖然未曾合作過，但也有點頭之交，李克昌是傍過我的，彼此間處的感情也不錯，可是那二位老前輩，我要拒絕他們比較困難，該時董俊峯的年齡約在五十來歲，眾人稱他為董二爺，那孟雙卿比董的年齡還要更大，我應稱他為三大爺（三伯父）他排行第三，藝術精，眾人都稱他為孟三爺，他的包銀可是沒有董的包銀多，而德高望重。

我與他老人家有更深一層關係，因孟老有一徒弟名鮑士英，是有名的武生，他也是熱河省主席湯公玉麟的義子，作者與鮑同是湯家的義子女。故而關係更深一層，不由得心中暗想應如何拒絕才好，心中暗想隨手讓座，備人送上茶來，彼

此客氣一番，筆者以關懷語詢問戲院的生意。

孟老首先說明實座情形及來意，接着就是桂秋以領導者地位邀請我出來合作領導演出，我當時拒絕的理由是：「你們這個團體已是空前的堅強了，都不上座，那是因為國難當頭，誰還有心聽戲呀，你們唱不實座，我唱也是照樣沒有人來看。」桂秋又說道：「你在這是個紅底兒，如肯出來唱，定可維持一個短時期。」我說：「就是因為我在這蕪湖是個紅底子，我為了珍惜這份榮譽才不想唱。」桂秋向那三位使了個眼神，意思是讓他們來勸說：緊接着孟、董二位說：「現在不是談榮譽的時候，而是養衆，如今團內人員連眷屬，大小有三百多人要吃飯，你應當出來，這等於是救濟呀！」我雖被他們這句話提醒了，國難當頭，應當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的一件義不容辭的事，但時機不對，如復出也是徒勞無功，絕對沒有把握，仍不想作這沒有把握的事。

他們見我堅決不肯，他們辭去後即在路上海議，去大慶烟草公司，找老闆蔡冰梅夫婦，由蔡出面，請我出來維持衆人生活。我的義父母是見義勇爲的人，見這四位去託他們，當時即隨着他等來到我住處，第一句就是說：「怎麼，你這個小鬼頭擺起架子來啦，這四位來請你還不肯唱呀。」我說：「不是不唱，因實在沒有把握撐得了。」忙，如果你老人家在票源上協助，我當然願意出來。」我義父拍着胸說：「這不用你說，一定盡力而爲。」我開出條件是我本人義演，不取分文，但文武場伙計們人等隨費團辦法，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。我的意見頗得衆人讚許。

蔡家義父是當地之商業巨子，每有善舉絕不後人，戲票之事由他老人家處理，總以為最大的困難問題可以解決了。

票房收入只夠吃飯

我這次應衆人的邀請，在戰局不利，人心慌亂之時勉強復出，維持這三百餘人之生活問題，第一天戲碼是「羣英會借東風」，作者前演魯肅，後孔明，黃桂秋反串周瑜，董俊峯的曹操，孟雙卿飾演黃蓋，閻鶴鳴之前孔明後魯肅，劉鴻樓的趙雲，其他的配角完全是平時各班的當家角兒來扮演，可稱得起太過整齊了，就是其中的蔡中、蔡和之類的也是由千八塊錢包銀的角扮演。如此整齊的戲碼，這天的戲賣出票款，雖然沒有以往我那種瘋狂暴滿，但是要比起黃桂秋他們成績當然強的多了，也不過除了購買食米廿包（二千斤），以供衆人吃用外，其他人分了若干已無法記憶，僅記得黃桂秋分了四塊錢銀洋。可以說慘矣！我覺得這種情況如何能够持久，當晚即與衆人商議妥當，必須另作打算，由我的擋手（經紀人）寇永福同黃桂秋二位，至漢口接洽場地演出，蕪湖方面由我續演，維持衆人生活費用，我幸賴蔡家之助否則也難以維持，我們這些人在倭寇不斷轟炸之下，續演了約一個多星期之久即接得黃、寇二位之電報「已洽妥漢口大舞台，日內帶款來接團體同往。」我持此電報向蔡義父母說明我之去意，他二老不願我遠離，曾苦口婆心勸我切勿輕舉率衆遠去，以免被困他鄉，那時漢口米價甚高，據聞高達每百斤四十元，若維持三百多人

生活實屬冒險之極，他們不贊成我去，本應接受二位老人家一片慈愛之心，自思國家興亡匹夫有責，我既不能到前方與敵一拚，報效國家，我身懷一技之長，可以救助數百人的困苦，逃難不用自己的錢，又可救助同仁，並可藉此演戲作宣傳，也可效忠國家，發揮助人助己的願望，何樂而不為。

漢口豐收妙事很多

故挺起胸膛，鼓足勇氣，即召集開會，當衆宣佈，願從者開名列冊以便沿船訂票，並聲明此次雖然應聘前往漢口大舞台，但誰也無法預料成績好壞，大家仍然抱着共同甘苦的方針，團結一致，經此宣佈後次日由孟三爺變卿交來一名冊，原有三百餘人中大多數均願隨往，僅有少數年老眷屬不願遠離，尚有二百八十餘人同往，恰巧漢口那邊錢也匯到，船票仍然是蔡義父之助，否則交通工具是一大問題，因逃難人太多了。

作者含淚拜別了義父母，他三位老人家送我們到碼頭上，見團員們均已到齊，各自登上輪船，十分擁擠中總算得到一舖位，在船上度過兩天兩夜，方始到達漢口，靠岸後望見黃桂秋、寇永福二位同戲院老闆均在岸上迎接。岸上擠滿了人，全是由各地追隨政府來的民衆，故所有的大小旅館，家家客滿，連走廊上舖一席之地，也照人頭算錢。

我們一行人等旅館預先訂妥的，也有一些住在後台，老闆訂了兩桌酒席，及許多客飯，我們休息了兩天即行上演，戲院的生意極佳，每日客

滿，盛況空前，站着看戲也要照出全票價款，日本飛機炸的非常勤，因戲院住址在法租界，原來我住的旅館是在中國地界，故向老板請求搬到戲院內住，這樣既安全，又方便，日本飛機也不敢炸租界，警報響了不必去逃警報。觀眾們到這裏來看戲，也等於是逃警報。當時逃警報的人，都把細軟東西纏在腰，隨身帶着跑。曾經有這樣妙事，有一個女學生，隨着學校退到漢口，先前尚依賴着同學的家長給與些照應，後來那家人也是自顧不暇，這位女生感到生不如死，當警報響了，大家躲避逃離危險地區，而她却隨着敵機飛往的方向跑，預備炸死了事，正在跑的時候，突然被一聲巨響，迎面一物落在她的胸前，被物壓到自己身上昏倒在地，過了許久她又清醒過來，不知自己是死了還是活着，但見自己胸前壓着一個血淋淋的一條女人大腿及腳，嚇的她差點兒又昏過去，當她仔細一看，把這條腿預備甩開時，見那穿襪子的小腿上綁着一個小包，順手打開一看，見裏面有二百多塊錢，及一個約有三克拉大的鑽戒。她有了這個也不想死啦，一心逃往大後方，想替國家作點事啦。她在等交通工具，啓程前照常看戲。戲園子在租界，在此看戲等於是到了避難所一樣。

戲院生意好，主要的原因是各地機關學校人員及老百姓們，很多都在等待交通工具移轉後方時，因無娛樂，只有看戲，敵機也不敢炸，心中有着安全感，戲又好，配角又都是平時的主角所演，這段期間生意之好，可以說是空前絕後了，聽眾們買不到票，要求只要允許站着聽戲顯出一

等票價款，幸而是過年時天兒冷，要是天兒熱，那真會熱的發暈。

開玩笑逗樂子趣聞

我們這個團體，爲了不使觀眾們失望，什麼冷門兒戲全想辦法排出來，比如「姜皇后挖目則手」「驚天動地」，全部的「清官冊」接演「三打碧遊宮」等，使人最難忘的就是「飛龍傳」中之「賀后罵殿」一場。在舞台上搭一金鑾殿，十分雄偉與美觀，除應扮的角兒外，所有的人員們演罷前面的戲，在這一場全要扮演朝官。作者這場罵殿時扮演趙光義，黃桂秋演賀后，登基時受衆人朝賀，董俊峯、孟變卿二位老伶工，他們覺得扮不說話的朝官還是第一次呢。孟老是吃素念佛，雖然他是長輩，但對我總是恭而敬之，董二爺後峯喜歡開玩笑，他是以開玩笑來聯絡戲班同人的感情。開玩笑也有一定的分寸，是不可亂來的，如對方不喜歡諧，並不以牙還牙，而是說：「你前啦」，而開玩笑的即告終止，或出言不遜者自願受罰，這個名稱叫作「罰前後眼」請客。

按「前後眼」名稱，也有人讀爲前願言的，究其名之意義應該是前後眼較爲合理，因爲國劇中不論生、旦、淨、丑所唱之戲，不管是西皮，或二簧、慢板、元板、快三眼中之腔，皆應落在板上，或中眼，方始合規定，如果腔落在頭眼，或是末眼，這就算沒板。也有人使用軟腔落在末眼，必須由胡琴補足一眼（胡琴墊），否則也認爲沒板。

而開玩笑時也須認清對方是否願接受開玩笑

，有時候二人在開玩笑之時，而第三者在旁聽見他二人所言覺得可笑，也跟着笑，這很可能受到被詆諆者處罰。最好莫參加笑，不該笑的地方而笑，很可能無緣無故被人罰請客，作者年幼時曾被人罰過數次，因見一老一小，這晚輩笑罵長輩「老屁精」。我在旁聽着覺得不太雅，而在旁不由自主的一笑，即被那長者要罰我請吃糖果，很不服氣的問：「我也未說你是屁精，爲什麼要罰呢？」他們的解釋是，我這一笑就如同也是在說他「老屁精」一樣，作者不大喜歡開玩笑，可是這位董老闊，雖然他是二千多塊錢角兒，他最喜歡開玩笑，他以長輩自居，總喜歡叫作者「小子」，他是當年頗有名的銅錘花臉，而他的唱腔不用剛勁腔，只喜唱媚腔，後來唱花臉的裘盛戎就是學他的唱法，裘之唱法完全是學董俊峯，在那個時期，我唱「失街亭」董演司馬懿，孟雙卿飾馬謖，馬謖演的相當成功，董唱腔太媚啦，因此大家喊他妹妹花臉，董很有叫座兒的力量。

這場賀后罵殿上了四十來個朝官，全是有名角扮演，尚有其他等人等，跪滿了台，董老跪的與我距離最近，他不斷小聲說：「小子不要由上面摔下來呀，這許多人給你磕頭，受的了嗎？」他把我逗笑，我那裡敢笑，他不斷的做鬼臉給我，反正觀眾們聽不見，也看不見他做什麼，而我坐在正中，面對觀眾怎敢笑呢，却心中暗想這一台的角兒每位包銀（月薪）差不多都是二千至三四千元大洋（銀元）的角兒，如在平時無論如何也請不起，就是當年在北平演義務戲時，也是無法請到這樣多的名角扮演朝官，這樣整齊的戲

是空前絕後了。這場戲同仁堂老闊樂十二照了不少像，如今僅有一張，還是散戲後照的，大多數角兒已然卸裝了未照上。我們這個劇團，單以黃桂秋的藝術而言，不單是藝術好，戲路也寬，且扮相也佳，嗓音高亮，只是脖子略微長了些，其藝術在尙小雲之上，比荀慧生強，因其在外埠時多，居北平時少，故未列四大名旦之中。因北平乃國劇之發祥地，如常居於平不斷演出，定佔優勢，爲此常替其叫屈也，我與桂秋相處甚久，以其藝術而言未見其有何缺點，又加上劇團陣容空前的強大，任何戲均排得精彩之極，絕非誇大其詞。

小趙雲摔倒舞台上

該時孟雙卿老伶工，有一徒孫姓馬名凱環，（他是目前台灣名青衣花旦，文武均佳之馬驪珠女士之胞兄，影星胡錦女士之親舅舅），爲名小生馬展雲之子，馬展雲當年初學花旦，後改小生。孟、馬兩家乃世交，論起輩份來，展雲應稱孟爲伯父，孟老早年演武生，花臉均有高超的藝術，馬展雲欲令其子凱環，習學孟老之藝術，又因家境並不好，爲了減輕家中負擔，決定將凱環寫給孟爲徒，奈因輩份不同，照理說應是祖孫輩份，不應爲師生，僅由孟老之徒鮑士英出面收馬凱環爲徒，這樣長幼有序，輩份分明，在梨園界某人子弟，寫給某人爲徒是屢見不鮮之事，在期限內之衣食住行，以及收支均由師方負責，與家長無關，凱環爲鮑士英之徒，實由孟老親授其藝，且跟隨這位師爺到處跑，作者與鮑士英同爲熱河

省主席湯玉麟之義子女，凱環稱我爲姑，故而我們之間的感情更爲親切，再者凱環之父母並未隨同逃難，僅由孟老以及孟老之子福臨三人在我們這個團內，我們有個不成文的規定，由我自動給付一角錢，作爲他的零用，且處處加以照顧。

某日凱環會對我說，他已學會了「長坂坡」之趙雲，而我與桂秋二人均欲提攜這後起之秀，由作者飾演劉備，桂秋飾夫人，董俊峯之曹操，孟老之張飛，閻鶴鳴飾演關公，大家覺得這十五歲的小孩，能演出「長坂坡」的趙雲來實屬不易，我爲了捧凱環這齣戲，所有扮演曹八將等人員均挑選最出色的角兒們上演。戲碼貼出由「漢陽院起，哭劉表，長坂坡，擗子，驚曹」止。差點把「漢口大舞台」給擠破了，台上下站滿了人，真是名師出高徒，這齣戲演的確不凡，人人稱讚，孟老高興的不住點頭，以鼻子哼着「噫！」非常滿意的樣子，正在前台觀眾滿意，後台演藝者高興時未想到，演至那一場趙雲在上場門內唸「噯！馬來」，這個「噯」字唸完，即提槍，隨走隨唸「馬來」時出場，測槍而到達台口。調絲起唱，（搖板）「黑夜之間破曹陣，主公不見天已明」，如果這樣，就沒有絲毫瑕疵，不幸美中不足的趙雲在上場門內唸「噯，馬」來字尚未唸完，即聽到一聲台板震動響，台上、台下眾人齊聲大笑不止，把演張飛的孟雙卿老先生氣的跺腳，嘴裏不住的罵道：「真沒出息，氣死我啦」，原來這位小趙雲，身穿一件新靠，足下一雙新靴子，因新靴底兒太滑啦，又加上小孩求好心切，脚上用力過猛，台氈又是新的更滑，不由自

主的脚底一滑摔在台上，而引起衆人大笑。

待散戲後被他爺爺痛打一頓，凱環自己深恨在出場前，脚下應該踩些水，如穿新靴子底上踩些水就不會滑，也就不會發生這美中不足的事了。

他挨了打，我倒霉，第二天他來找我撒嬌，

說：「全是您害我摔倒，如果您們不捧我，就沒有機會同您們唱戲，也不會摔在台上，被爺打了一頓，今天您一定賠償我的損失，零用錢您要多給一角錢。」至今想起仍覺好笑，這是民國廿七年春天的事。

南去長沙大夥分手

日本飛機不斷轟炸漢口，但是我們戲班的生意奇佳，奈戰況情形不順利，蕪湖、南京先後失守，人心慌慌。張、蔡兩家情況不明，必須謀求退路，恰巧湖南長沙戲院，派人聘我前往，我即召開會議商討，今戰況不利，政府各機關均退往大後方各省地，本人的志願是追隨政府沿途演唱，今長沙派人接洽，衆位如有願隨者我當盡量安插，仍共同甘苦。開會的結論是黃桂秋回上海，其他人等大部份人欲留在漢口另行組班，僅有孟氏父子及徒孫馬凱環、趙奎官及二路青衣花旦趙紅雲夫婦，以及文武場眷屬等人願同赴長沙，自此而後與桂秋分道揚鑣，至今未再會面。

我應聘於湖南長沙之長沙大戲院，與黃桂秋分手，即率俸角人等搭乘火車到達長沙，住在一棟很大的宅院，房屋的構造格式都很好，這次不是包銀班，而是採取分賬的方法，我們分三成五

，院方分六成五，且管吃，管住，是參加當地劇團演出，戲院設備並不好，生意還不錯。

戲院宣傳方面仍然是豎立着獨樹一幟的招牌，並未說明我是男還是女，作者也不希望人家知道我是個女孩子，到了這裏戲院老闆請吃三天下馬宴之後，佣人就自己買菜開火燒飯吃，戲院派人送過來米麵，菜是自己買的，第一天仍然是「借東風」，第二天「白蟒台」，第三天「珠簾寨」，長沙很少有警報，生意很不錯。

韓小姐贈送綉花鞋

第一天唱完了戲即認識了一位韓小姐名字叫莉莉，她的文學修養頗深，因學問好眼光就高，把婚姻大事也就就誤了，我沒敢問她的年齡，因為很多女孩子不希望別人問年齡，不過看樣子是比我大六七歲，她有時候請我到她家去吃飯，發現她是住在姐姐家中，房屋很簡單，一張竹床，一個書架，一張小桌子，書架上有些書，其他的什麼也沒看見，她做的菜相當可口，韓小姐待我甚佳。我在長沙演出五十二天戲，她並不知道我是個女性，以姐弟相稱，她首爲我綉藍色緞子綉白花拖鞋，且以其名莉莉二字畫成花朵，綉在拖鞋之上，並以文蔚、莉莉四字變化畫成花型，用白緞子，紅線綉成枕頭一對相贈。她每天必到戲園子看戲，散戲後必至後台來看我，有時還送些食品來，我雖然離鄉背井，每到一處總是交新朋友。

到長沙後約廿餘日即接得北平好友楊金衡來信，叫我速返回北平，不要再往遠處去，而且她

說，她七嫂娘家父親余晉爵伯父，時任北平市長（日本佔領時期）一定很有照應等。自接到這封信以後，再也不敢給她寫信了，不要被她攪亂了我本做的日本的順民的志願。自此而後更加經常義演，義賣勞軍，及救助難民等宣傳工作。（那封信當時看完之後即行燒啦，免得引起麻煩）

在長沙共計五十二天，即應湖南湘潭戲院之聘，在我啓程之前韓莉莉始知我是女性，雖然相處僅五十二天，但感情甚篤，一但分離却有些依依不捨，行前並將大鐵箱一只寄存她家，箱中並無貴重之物，僅一些不常用之衣物，希望抗戰勝利舊地重遊時探望好友，順便取回此箱，她贈給我半身照片一張留念，至今保存完整無缺。

湘女多情又一事例

當我們一行人到達湘潭，仍以分賬的方法簽的合約，是加入當地戲院，這個地方雖然不大，却非常富裕，街道甚小，大部份以石板鋪地，暇時無事常在街道上散步，別有一種風味，此地娛樂場很少，僅一家戲院，一家小型電影院，故而戲院中生意天天客滿，第一天打炮戲仍然「羣英會、借東風」差點把戲院給擠破了，演出頗得好評，當時有許多女賓擁到後台，看我卸裝，因後台簡陋，非待客之所，以婉言拒之，「各位明日請早駕臨」大部分均已散去，其中有一位女生約十八九歲寸步不離，經戲院經理介紹「這位是周小姐。」她自報姓名：「我叫周紹志。」我二人一見如故，她生的很好看，一雙大眼睛，睫毛也很長，臉型方圓，身材不高也不矮，頗爲活

潑可愛。

她約定次日中午請我吃飯，言罷揮手而別。因戲園子距離旅館很近，走路回到住所，吃過宵夜後寫了幾封寄往南京蕪湖等地的信，又給韓莉莉姐報佳音，並把當地情況說明，次日上午十一時許，那位周小姐帶了許多禮物來送我，其中有枕頭套一對，上面綉着鴛鴦戲水，並非高級品質，僅是普通店中買來之物，其他的貴重物品並未打開，她僅將這枕頭套拿在手中遞給我，特別指着上面那對鴛鴦說：「你看，她倆個有多要好哇。」並且目不轉睛的望着我的眼睛，我心裏在暗想，這好像是在演戲一樣，她為何用這種眼光看我呢？

恰巧女佣人送上兩杯茶，說：「這位小姐您請喝茶。」我請周坐下，又叫那徒弟小寶拿出糖菓來招待，我二人因是初交要說的話題並不多，僅僅說了些客氣話，天已正午，周說：「天不早啦，家兄已在飯館等我們呢。」我二人步行至一家飯館，見裏面已有位穿長袍的男士，約廿餘歲之英俊青年，看樣子是大學畢業不久，很遺憾不知他叫什麼名字，隨着也稱他大哥，另外還有位是紹志的堂姐，我也記不得她的名字了。

自此而後時常往來，已成爲好友，她在戲院中訂了長期座位，這段期間可以說是無日不到戲院中來，記得有一天我演「木門道」諸葛亮裝神劃麥，散戲後她請我吃宵夜時，她問我：「你是孔明，一定會算卦，你替我算將來能與那種人結婚？」我聽了大笑起來，「我這個諸葛亮，一不會看相，二不會排八字，更不會算命，僅憑判

斷你定會嫁一位理想的丈夫。」

紹志說：「若有像你這樣的人我纔嫁呢。」我聽她如此說法，很得意且暗自欣慰，大概我是像個男人吧！更以男人自居了，在這期間我成了她的護花使者，故時常演龍戲即護送她回去，偶然間玩到深夜，與其堂姐三人共宿一床。

有一天命廚師買些魚、龜到她家池塘放生，並暗暗祈禱，保佑來生如爲男兒之身當娶周女爲婦。

每日除與文武場在一起研究戲藝外，還得要看着小寶練功，因爲這小女孩雖然品性尚佳，但缺乏藝術智慧，對其希望日見低落，知她無法傳我的衣鉢，只好令其注意我與文武場的研究，或可增長智慧及學習的機會。

再收孤女作爲徒弟

這一天戲院老板陪同該劇團之當家武生陳俊亭，及花旦李艷雲來訪，原來陳先生有一女名「小玉子」年方十二歲，李有一妹十一歲乳名「四妹」，擬拜我爲師。

我聽到又要請收徒弟的事，真嚇一跳，實在不想再找麻煩了，第一個徒弟孟小寶已來了一年啦，連一齣戲也沒學會，徒遭人議論，以爲我捨不得教，不肯傳人，這只有天知道，如果一個老師，能有一個聰明伶俐徒弟，當出人頭地時，是何等的快樂，焉有不肯教之理。

再者徒弟在這學習的年限內，學有所長，其收穫也悉數歸師方享用，如智慧不高，一無所長完全是個消費者，有何樂趣？爲此婉言相拒，不

敢再收徒弟。

雖然再四婉拒並說出苦衷，最後仍然受到人情的包圍，因其兩家誠懇說出傷心往事，陳俊亭中年喪妻，僅此一女將至發育期間，古語說：「兒大避母，女大避父」，父女逃難居住一室諸多不便。

李女是無有父母的孤女，由其姐撫養，此二人均乏親情照應，求我收留，以減輕他們自身的負擔，如果真不要，在此荒亂年間，不知何時難免有棄之不顧之命運。

我出於同情心，勉強答應，他兩家擇吉設宴舉行拜師之禮，請了一位文筆好的人寫了「關書」（合約），設擺香案向祖師爺上香，余先行叩拜祖師，其家長令二人向祖師叩頭，又向我行三叩大禮，燃放鞭炮，隨着兩家也送禮品大禮完畢，我仍不准她們叫我師父，隨着小寶叫我小爸爸。替她們排好每日的課程是早晨練武功，下午學戲，夜晚三個人輪流看我唱戲。

韓姐情重遠道來訪

我有一天正在演出全部「楚霸王」時，只見大徒弟小寶跑來後台告訴我：「小爸爸，你今天唱戲，不要送周小姐回家，長沙的那位韓阿姨來啦。」我問女佣人有沒有給韓姨飯館叫菜呀？小寶回答：「在隔壁飯館叫的蛋炒飯，一個小菜，一個湯。」她又接着說：「韓姨很生氣，請她來看戲，她也不肯來。」小寶說完了想看會戲再走，我令她速回，說我唱完戲就回來。

當散戲後周紹志小姐到後台等我卸裝，我向她說明今有長沙好友韓小姐遠道而來，不能送她

回家改日再見，周自行離去，我草草卸裝即返回住所，女佣葛姐，是個南方人，頗為靈敏能幹，（後也嫁我家佣人）她正在門前等我，却輕聲說道：「睡啦！」她伸出手來向我索錢，要去買個洗臉盆，筆者問買盆何用！葛姐又輕聲說：「她（指韓）見您床上用的枕頭，很生氣並且問這是那裏來的？」

筆者說：「你怎麼說的？」葛姐回說：「我告訴她是周小姐送的。」緊接着又說：「她非常生氣，就以臉盆洗腳亂摔亂來，所以必須要買個新的來。」我微笑示意要她不要再說下去了，快去買一個來，當女佣去買臉盆，我將長袍脫去，掛在衣架之上，而後放輕了脚步走到她床前，看她睡着沒有，正在細看她時，冷不防刷的一聲，韓的右手已打在我左邊臉上一個大嘴巴。雖然我挨了她一巴掌，但我並未生氣，自己摸了摸臉坐在床邊問：「你為什麼生氣？」

韓順手拿起一個枕頭朝我打了過來，且問：「你這枕頭套，是那裏來的？」，見她這樣問覺得好笑，據實的告訴她：「是在湘潭才認識的朋友周紹志小姐送的。」韓很生氣的問：「為什麼我送你的不用？」

我忙解釋說：「小姐，你是一針一針綉在緞子上的，我實在捨不得用，她送的這個是在一般商店中買來的，有什麼稀奇，所以隨便用用。」，莉莉聽我如此說法，不由得想笑出來，可是她並未笑仍然鼓着嘴說：「壞了我再做。」正在這個時候女佣送進來洗臉水，算是解了圍，我洗完臉，女佣送進兩碗肉絲麵，一大杯人參、紅棗、

桂圓湯來，這些東西我實在吃膩啦。可是每天銷耗體力太多，又不得不補充一下。首先把莉莉從床上拉起來，「別生氣啦，陪我吃了再睡吧。」她仍還生氣唬唬的「不吃。」

這個時候小寶笑着說：「好啦，韓姨，別生氣啦，我小爸爸什麼時候挨過人家的打呀！今天您打她一個大嘴巴，您還生氣。」這小鬼頭說完了即連推帶拉的把莉莉拉起來。我笑罵她：「你這鬼東西，什麼時候你看見韓姨打我啦？」小寶也笑着說：「我躲在蚊帳後面偷看見的。」

我與韓莉莉吃完了東西。尚有我自己的功課要作，那是每夜要寫上幾張玉版宣紙，須將一個小紅色搪磁碗內的墨研好了的墨汁，寫完才睡。

今天寫完了之後又畫了一女人頭，而嘴撇的好長，且在嘴上加掛了一條繩子，繩子上又吊着一個油瓶子。拿給莉莉去看說：「你看，這張畫的怎麼樣。」她本來躺在床上看書，見我畫她生氣的樣子，她又氣又好笑，在我臉上又擰了一下，我這一夜也未得好睡。被她東挾一下，西擰一下的，兩條腿青一塊紫一塊的。

韓在湘潭玩了三天，方始送她回長沙，自此一別未再相見。長沙大火後音訊均無，只有她所贈之玉照仍長留身邊。

湘潭期滿應桂林之聘，與周小姐分手前實有些依依不捨，曾勸其早日結婚，盼她有一如意郎君。此後也是一別未再相遇。

奇人奇書 海內孤本

中華文化 珍貴遺產

清。金

聖嘆評

天下才子必讀書

◎可資學術研究
◎可供欣賞度藏
◎可供教學參考

本書共收錄歷代才子古文凡三百五十四篇，篇篇詳加批註，句句妙語如珠。八十磅米色印書紙影印，高級布面雙色燙金，精裝十八開上下兩巨本。定價每部九〇〇元，特價八折七二〇元。國外每部定價美金二十五元，另加掛號郵資。

中外雜誌社代售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